

1112
2424-抄
247

外卡

萬耀煌將軍日記（下冊）

目次

六

柒、抗戰時期

告別南鄭

南調參加抗日作戰

本師轉戰京滬線

南京棄守

江都失守

經開封返武漢一行

周佛海之悲觀論調

葉蓬的生活思想

軍委會在武漢改組及戰鬪序列

與顧長官再赴前方

在第三戰區抗日作戰

敵機卅九架炸漢口機場

奉命接替浙西防務

敵佔我長塗島

奉命辦理戰時軍官訓練團

將官研究班之訓練情形

餐畢 委座簡單訓話

返黃岡掃墓

本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槍斃韓復榘申張軍令

武漢珞珈山軍官訓練團

中央訓練團之起源與保衛大武漢

奉命赴宣化店督戰

回師武漢轉赴武寧作戰

武漢淪陷轉戰江西

奉命在湘鄂贛邊區游擊

奉調後方

初聞內定繼任陸軍大學校教育長經緯
電勉受命接辦軍事教育

陸軍大學歷史沿革

捌、主持陸軍大學的回憶(一)

.....一二七

赴遵義就陸大教育長職務

陸大在遵義之狀況

整頓校風以身作則尊師重道自我開始

陸大校風頹廢之檢討

整頓校風當以服從爲主

陸大在遵義時代各班期概況

在遵義的風雲人物

陸軍大學興革之建議

蔣委員長對陸大十五期之訓話

十五期畢業分發

法國顧問運用的建議
參加軍令部部務會議
抗戰情況

回遵義着手改革校務
視察十六期及參三期之演習

與戰術教育之感想

教務處長人事的困擾

陸大對南昌戰役之檢討意見

兵學研究院第八期第一階段教育狀況

將官補習班教育之構想

城塞班教育構想

參謀補習班分班之建議

正則班十七期之籌備

陸大特別班黨部之成立

家事及家鄉近況

葉劍英與吳鼎昌來校講演

將官補習班及城塞班開學致詞大要

將官班之風波

教官座談會

法國顧問來校

研究院第八期及十七期教育計劃之構想

俄國顧問及教官在校情形

在重慶勘察校址

十七期覆試

重慶校舍建築概況

參謀班第三期畢業

正十六期特四期現地戰術之指示與要求

對特四期演習之講評

兵學研究院第八期之整頓與教育構想

抗日戰爭中國家總動員之概況

正則班第十七期之召集

全國參謀長會議之所見

玖、主持陸軍大學的回憶(二)……………一九七

五十生辰

特四期期末教育的準備與參謀旅行

特四期與將官班之期末補充教育及畢業典禮

特五期之入學考試

陳二庵先生之喪

人事調整與學術研究之倡導

正則班第十七期兵科戰術之提示

正則班第十六期之高司演習與參謀旅行之準備

獎勵印刷所工頭秦鑑亭

我與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先生

錢宗澤之喪

防空之設施與水源

正則班十六期之結束

本校外籍顧問之情況

與俄顧問之談話

留學回國的教官與留學政策

日本軍事教育對我國之影響

共匪破壞抗戰一斑

正則班第十七期兵科見學完畢

谷紀常與憲兵

在法國訂購之軍事書籍運到

十七期以後教育之瞻望

日本陸大與日本軍國之關係

山洞鄉居雜憶

拾、主持中央軍官學校時期

.....二三三

陸軍大學教務處人選之難

戰史編纂與講述之立場

正則班十八期複試

共匪破壞抗戰之一例

辛巳年春節即景

學校校務之概況

正則班第十七期春季演習

卅五週年校慶與正則班十八期開學

特五期春季演習

整頓校風一事

白俄教官司達維斯基逝世

兵學研究院第九期之教育構想

奉命視察各兵科學校

視察步兵學校概況

赴桂林視察陸大西南參謀補習班

十月五日視察參謀補習班

么兒文哲大病

日寇將入侵滇境

歡宴沈鴻烈

湖北同鄉會址重慶帝王宮

本校教育狀況

太平洋戰爭爆發

特五期秋季演習

赴成都參觀空軍與陸軍官校

民國卅一年（西元一九四二年）壬午年

對十八期見習之講評

戰時總預備隊培養之構想

中華民國成爲四強之一

特六期開學前後

教學相長

農曆新年

建軍學術理論之概念

德蘇戰爭蘇俄制勝因素之研析

我對國軍政工制度之看法

在中訓團講「政略與戰略」

與阮肇昌談我接長陸大以來情況

調職消息之初傳

卅一年參謀長會議與軍事教育會議之概況

陸軍大學卅六週年校慶

正則班十七期與特五期畢業期末演習

委員長親臨陸軍大學爲阮教育長佈達

主持陸軍軍官學校時期(十)

正式接任中央軍校教育長

瞭解狀況及約見重要幹部

軍校在蓉情形

整頓軍校之綱要及對學生之要求

軍校十八年校慶

校長在蓉之休閒活動

年老教官辦理退休事務

實踐校長訓示之綱要

視察校內各單位教育環境

軍訓班結束

視察十八期學生之教育

柒、抗戰時期

告別南鄭

我駐防南鄭，與此地人士尤其教育界人士相處，感情甚好，中日戰爭發生後，一致要我對地方各界講話，黨政軍各界組織擴大紀念週，請我主持並報告中日之戰；余謂日本帝國主義是侵略的。日本的大陸政策是要滅亡我們的，我們的民族主義是要復興建國的。兩者絕不相容，試問除了一戰，還有和平的餘地嗎？又分析敵國內部情形，軍閥專橫跋扈，內閣不敢問軍事，政治人物以首相之尊，稍不如軍閥之意，不是倒閣便有被刺之虞，紀綱之壞，舉世所無，經濟日趨恐慌，漸漸的要走上崩潰之路。開戰以來，失掉中國市場，其大坂工廠出品已全無銷路，必然關門，工人由此失業。由中國撤回去的日僑，本在中國發財，現在回去無業可做，增加了日本政府的包袱。即以東四省說，除了少數軍閥變為資本家外，政府仍要賠本。外交上失去了世界同情，尤以缺乏政治領袖與領導人物，根本無法與我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相比。又將自九一八至平津失陷的經過，詳為敘述，因宋哲元苟且偷安，自利自私，藉敵人自重，受小政客包圍，以冀察立於中央與日本軍閥之間，企圖左右局勢，鞏固地位，靠中立維持，當然不聽中央指導，自然無對敵作戰之決心，就談不上計劃與準備了，對中央空軍人員不許進入冀察區域，中央軍隊不准進入河北省，而敵人則可任意航空，我軍鐵路運輸祇可到豐臺，敵人軍隊到處可運行無阻。盧溝橋事起，仍未覺悟，還不聽中央指示，逕與敵人簽定喪權辱國的協定，拒絕中央援軍到保定，不准空勤人員預設油站，臨時自然無法應援，這

是平津失守的原因。我們開戰以後，南口與上海之戰，無不表現我軍之英勇，這不過是序幕，我們國策已定，戰略方針已定，那就是抗戰到底的長期持久戰，打算打個三年五載，甚至十年八載，決不中途與敵言和。我們想：這種長期作戰，自然一切困難隨之，甚至有不可忍耐，不可想像的困難與艱苦。而我們呢？一定要咬緊牙關苦撐硬幹，還得要支持下去，那最後的勝利，必定屬於我們的。

郭懌金鑑明來電；敵機每日襲漢，均爲我英勇空軍擊退，上海敵陸海空軍犯我吳淞楊林口瀏河均被我擊退。張家口大戰，我兵力較弱，恐不易支持，平漢津浦線在良鄉靜海發生戰事。

南鄭各界四十餘團體單位聯合祖餞，伯常等私人宴會，力辭不獲，表示儘量簡單樸素，始勉爲接受。

九月四日，部隊陸續在大雨中開拔，軍部隨部隊行動，我因候機住張伯常專署，伯常夫婦招待殷勤，其五女拜予夫婦爲乾女兒，鳳兒亦拜伯常夫婦爲乾父母。予妻已到西安，乃在歐亞航空公司西安辦事處包一專機來南鄭接我父子。

九月五日，蔣銘三主任談全般戰況，孫蔚如主席談陝西的政治，我以在漢南所見所聞應與應革之事件作彼參考。楊耿光張淮南經西安飛莫斯科，據云蘇俄第一次供給我飛機三五〇架及戰車大砲步機槍等，約兩個月後可到，我們今天只要有盟國幫助武器，就有打勝仗的把握，爲了打日本，即使飲鴆止渴，明知有毒也要吃，當然不顧俄國用心如何了。我們收容毛澤東也是如此。我與楊杰張冲談話中，考察張冲不致上當，楊杰糊塗會上當。

顧墨三任第三戰區副長官在蘇州附近某小站指揮，原副長官兼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因處置

失當，由顧接任。

在漢友好中以雷孝實風雅能詩文，議論縱橫，瀟灑好飲，正與我同好。彭君頤有時參加，融洽無間，他們問我對抗戰前途之看法，我說：戰爭如果是局部的有限的爭城奪地，雖殺人盈城盈野，只是一時強弱盛衰利害的關係，不會構成世仇。如日俄之戰，爭奪的是我們東三省，甲午中日之戰，雖然我們失去了朝鮮與遼東半島等許多權利，我們意識中並不太仇視日本，祇怨滿清政府腐敗無能，中山先生因之起而創造革命推翻滿清政府，至若一個帝國主義侵略大陸的政策，想吞併我國，要將我國變成波蘭、印度、安南、緬甸，與我們要復興民族的民族主義決不相容，自然發生絕對戰爭無限戰爭。九一八事變我們不能忍而忍了，一二八之役不能忍也忍了，長城之役不能忍也忍了，這種忍不是眞忍，乃是忍辱負重，想多做一點準備工作，然而敵人不能容許我，七七事變敵人佔我平津，要我華北五省，將來更一步一步的佔我全國，我們要忍也忍不下去，所以我們最高領袖，我們的政府才下極大決心作全面抗戰，全民族抗戰，這是國家存亡民族生死的空前大戰，蔣委員長宣言「抗戰到底」是國策，是政略，是戰爭指導方針，我是軍人，知道軍人的性格，我們的思想是單純的，意志是堅定的，性格是服從的，十餘年來受了領袖的薰陶，又經了內戰的磨練，任何艱難困苦，甘之如飴，打勝仗也好，打敗仗也好，只要打下去，無論多少歲月，十年八年乃至廿年，此身如在，永不會灰心喪志，直至最後勝利爲止，但文人則不盡然。他們聞之頗爲詫異，爭說：何以見得文人不同？我說：這次中日戰爭，在我們是國家民族整個存亡生死的搏鬥，是傾我們所有的人民財產與土地，一切毫無保留的與敵人拼到底的戰爭，委員長說，三五年可獲最後勝利，我的看法，如果不發生國際世界大戰，決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十年八載，或者更長的時間，將敵人拖垮，

然後反攻，那時敵人佔領區的人民與我們反攻部隊結合爲一，可以一舉而殲滅之，才能最後勝利。可是在這長久時間中，與敵人海陸空軍兵精糧足，數十年教育訓練，舉國一致瘋狂的侵略戰爭，不僅在前方肆虐，後方都市城鎮的轟炸也是近乎瘋狂，這幾天保定石家庄、南京、杭州、武漢，均遭敵機光顧，這還是戰爭初起，以後部隊的傷殘，人民的流亡，田地的荒蕪，物資的缺乏，物價的昂貴，生活的愁苦，流離載道，慘不忍聞的事將層出不窮，戰爭拖延愈久則愈甚，敵人未垮，我已疲憊不堪，再加以「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吊古戰場文，與「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的詩句，多愁善感的書生，經得起長久的熬煎嗎？那時的悲觀論調，反戰言辭，慢慢都發生了，甚至於投降妥協的主張，也可能紛紛而起。廬山談話以前，多少名流學者政治要人，責備政府不抗日，更假借抗日之名作推翻政府的行動，及蔣委員長發表談話，「決心抗戰且抗戰到底」時，有幾位名流學者反主張忍耐妥協，並願發表文章爲政府轉圜地步，內容如何，我不知道，他們不是不愛國，不是意志不堅定，確是想幫政府的忙，怕政府處境困難，故向委員長作此建議，但究竟是文人，顧慮太多。我們要想想處理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關鍵，已經過幾年的考慮，最後才下了一個「斷」字，最高統帥的本領在「斷」，就是「決心」，這個決心下了，決不是任何力量可使他動搖的，文人就不了解這斷字的功夫。有了最高統帥的堅定，就可排除任何困難，擔得起任何風浪，所以我們抗戰必勝，區區愚見，質諸高明」。他們鼓掌稱善，孝實還說：我將以萬二哥的話，作爲我今後的宣傳資料」。我說敵人固強，他犯了兵事上最大的忌，「驕」。驕兵沒有不敗的。他們問：何以看出敵人的驕呢？我說我們有廣大土地，衆多人民，有統一的國民政府，有主義，有建國的理想，有全國擁戴的領袖，敵人對我用兵應該如何慎重其事，而敵人竟說對我「膺懲」，目中無敵，觀於華北

及上海用兵，不是整個計劃，而是輕敵，此豈非犯了兵事上大忌？焉有不敗之理。我們談話多，酒也喝得多，這是最痛快的一夕。時爲九月六日在西安雷寶華家中。

南調參加抗日作戰

九月七日在西安與彭君頤蔣銘三等會晤，同時有大公報總主筆張季鸞在座，我們談民十五年往事，時季鸞和李曉垣同寓長沙轅門上，鄂軍司令部，我是參謀長，唐生智驅垣場捕五將領，曉垣拍案呼曰：「這才是革命」。余與張李相處多日頗有感情，一別十餘年，而大公報已握輿論權威，季鸞聲望人所共仰，我仍碌碌無所建樹，暢談之餘內心慚愧。

九月八日，軍部至咸陽，十三師駐咸陽三橋鎮一帶，歸我指揮的四十九師師部，亦在咸陽，陳濟時、王澤永、張鑑初、段文蔚，隨我東乘專車赴咸陽視察，咸陽軍民對十三師印象之好，開數十年駐軍所未有之紀錄，據云：去年十三師在咸陽，正逢西安事變，官兵伏役，全體對蔣委員長與萬軍長的忠義貞固，悲憤及準備作戰精神，地方人士心領神會，咸思與之協力，及其奉命撤離，內外打掃清潔，借物歸還，七鬯不驚，一塵不染，動作之速，鎮靜異常，咸陽不知先後有多少軍隊駐防，然軍隊之好，殊少可與十三師比者，此次再來咸陽，地方人士衷心悅服，李及蘭（四十九師師長）說：所聞亦如此，可見並非溢詞。每天集合官兵講話，報告中日開戰以來戰況。最初官佐自立遺囑，繼之全師班長。後來我告訴他們，只要有決心，不必立遺囑，如果已經寫了，可以存辦事處保存，如果陣亡由辦事處寄給家屬。除此以外，加緊訓練各種武器使用及工事構築。

九月十日，回西安，奉委員長電令：十三師抽調老兵，每團五五〇人，全師三二〇〇人。如此

辦法，前方不能作戰，後方部隊亦無作用，我向銘三建議，亦不以爲然，當電請勿予抽調，惟在未奉准前命各團遵照辦理，孰知消息傳出，紛紛前往請願，氣勢旺極。如果用抽調方法，則全師精華去盡，以後如何補充與訓練，均成問題。十四日奉命限本師於十八日至南京待命，並停止抽調，官兵聞之更爲興奮。連日敵機沿各鐵道車站投彈，並至西安上空偵察。

九月十五日晴，十三師部隊晨五時集結車站，準備上車，灤橋鐵路橋被水冲毀，臨時架設，需晚間始可修復，蔣銘三來送行，見我暫不能走，約我夫婦攜鳳兒返西京招待所午餐並休息，夜半一時上車東行。敵機十一架在石家莊轟炸，我損失甚大，保定車站幾全毀。

九月十六日晴，車行極慢，每站必停，蓋須隨時注意空襲也。

九月十七日晨四時至鄭州，予妻由鄭州下車，暫在鑫開旅館休息候車返漢。今日爲舊曆八月十三日，予妻生辰爲八月十四日，故在車上命鳳兒拜壽。

九月十八日晴，昨夜至徐州，今爲舊曆八月十四日，幸有鳳兒承歡想不至寂寞，什麼日應抵漢臬也。部隊此行攜三日乾糧，沿途不准下車炊飯，過徐州後車行甚速，今晨過蚌埠車行更速，午後二時抵浦口，部隊由列車渡江至棲霞山待命，我與熊之渭同赴辦事處，市面蕭條，行人稀少，已爲戰時景象矣。赴大本營調程參謀總長頌雲，晤熊哲明、龔孟希、謝冰如諸老友，略知前方戰狀。謁何部長敬之，參加軍政部會報，知涿州失陷，裴昌會之四七師師部爲敵所襲，裴僅以身免，前方傷亡太大，補充甚難。

九月十九日晴，舊曆中秋，晨在辦事處，適敵機卅餘架來襲，在明故宮機場投彈，聞警報入簡單掩蔽部，見敵機投彈，魚貫下落，聲如雷轟，屋震瓦飛，至十時解除警報。空戰中我損失二架，

但擊落敵機七架。十一時赴陵園，委員長召見，詢問部隊戰力，並諭：辭兼師長事已批准，盧本業_{（字）}不宜繼任，委他當副軍長，軍部組織可以擴大，以便隨時任方面指揮，溫語有加，諸多勗勉。午後至大本營，又遇空襲，程潛總長，白崇禧副總長，同在防空洞外觀空戰，順便報告軍隊情形，旋與謝冰如同至其住處，空襲解除後始驅車赴車站，至棲霞山營地，各部均上車，陸續開行。

九月廿日晴，敵機大隊不斷襲我首都南京及蘇州車站，軍車停開在武進避空襲，夜間離蘇州一站停車，蓋蘇州站竟日被轟炸，站房站臺軌道悉被炸壞，是夜趕修通車，鐵路工作人員服務精神殊可敬佩。

淞滬之戰

九月廿一日陰、微雨，晨乘機車至蘇州，晤運輸司令陸福廷，兵站總監陳勁節，商軍車乘雨東開，我乘汽車至安亭徐家橋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所晤顧長官祝同，知一般情況，敵我在上海三角地帶激戰一月餘，敵海軍在長江黃浦江藉兵艦巨砲威力，協助陸軍進攻，又以飛機竟日不停的在我陣地上空偵察巡邏，指示目標，俾敵砲兵射擊，同時又對我陣地投彈。我軍白日不能行動，夜間仍受限制，以故除挨打外，極難進攻。又與黃琪翔、戴之奇、韓德勤、徐與可等在徐家橋便餐，老友聚會戰地，談笑風生。午後四時許乘車赴南翔與各方連絡。軍部本晚已到小南翔附近，奉命十三師應由廣福至陳家行之線構築工事，南翔附近已爲第六師及獨立卅七旅駐滿，十三師祇有在野地露營，不斷遭敵機掃射，敵砲彈間有落空在營地附近，幸少傷亡，前方砲火綿密、晝夜不停。

九月廿二日晴，各部隊就陣地位置設置宿營地，白日敵機轟炸掃射，我部隊仍乘間工作，夜間則竟夜工作，吳奇偉、葉肇正面遭敵攻擊甚猛，陣地工事均被摧毀，傷亡甚大。